



随笔

原载《今日醴陵》

## 金银花

何龙飞

记得儿时,我从父亲的嘴里知道了金银花:好看,香气十足,既可为茶,又可当药,乡亲们都喜欢它。描述时,父亲手舞足蹈,绘声绘色,颇富吸引力。这尤物,岂容错过,须去探个究竟,不然会遗憾。心动不如行动,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山边、坡上、地角寻觅金银花。哦!看见了,或白或黄的金银花,分外引人注目。再一嗅,那花香沁人心脾,连灵魂都快陶醉了。目睹我的满足样,父亲倍感欣慰,趁机给我讲更多金银花的知识:它又名忍冬,《本草纲目》里有记载。由于忍冬花初开为白色,后转为黄色,因此而得名;又因一蒂二花,两条花蕊探在外,成双成对,形影不离,犹如雌雄相伴,又似鸳鸯对舞,故有鸳鸯藤之称;自古为清热解毒的良药……聆听父亲滔滔不绝的话语,我除了敬仰金银花诗情画意的前世今生外,就是佩服父亲的见多识广。

我和父亲细细地观察绿叶映衬下绽放的金银花,不时发出阵阵感慨,大有不观赏尽兴决不要休之势。既然金银花有这么大的功用,何不趁机摘下,带回家。说干就干,父亲脱下外衣,放在地上,权当“簸箕”。再弓着身子,将大拇指和食指搭在一起,一张一闭,摘下可人的金银花。循环往复一番,一把把金银花就摊在了外衣上。我是个好奇之人,经不住父亲的诱惑,立即学着父亲的样子,也摘下一把把金银花。大约半小时后,金银花摊不下了,必须得收兵回屋。父亲一声令下,将外衣挽好,一手提着金银花,一手牵着我,满脸喜悦地回家。打开外衣露出金银花后,花香很快弥漫开来,乐了父母,醉了我的心。

“理智些,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莫忘了哟!要晒干才有利于储藏。”这时,母亲善意地提醒父亲。父亲听后如梦初醒,称母亲提醒得对。于是,找来簸箕,将外衣中的金银花取出摊于簸箕内。说来也巧,接连几天的天气都非常好,风和日丽的,没费多大功夫,那些金银花便被晒干,放进了装着石灰的“糖缸”里。

是该让金银花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我从小不吃辣椒、姜、花椒等造热佐料,但也有误吃或不得不吃的情形,结果是青春短长出,解大便困难。怎么办?母亲想到了金银花,提议父亲赶紧找出来给我吃,以解燃眉之急。嘿!金银花泡开水,用碗或锅盖捂一阵后,更为舒展曼妙,而且还清香四溢,让人食欲大增。“快喝,早点好!”当金银花开水稍凉后,父母催促我及时喝下。我不敢怠慢,照办。不出所料,第二天起床后,我解手正常了。一段时间后,那些青春痘渐渐消失,可把我乐坏了。父母也感到欣慰,连声感谢金银花。因着金银花的功效,父亲把金银花当做了“茶”。同样,开水泡金银花,不单形美,还会芳香扑鼻而来。受父亲的影响,我和母亲也喜欢享用芬芳的金银花“茶水”。那抿一口后喷喷的感叹声,就可以为常了。有客人来访,父亲也会端出“金银花茶”予以款待,征求意见。当得到客人的赞许时,父亲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与金银花一样,唯美至极。时间一长,金银花就成了我家的“必备品”、“保健品”、“休闲茶”。不是宝贝胜似宝贝,不是伙伴胜似伙伴。

第二年,金银花又烂漫起来。父母及我没有闲着,看、闻、抚、摘、晒、装、泡、喝金银花,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极尽青睐,执著之能事。有了金银花相伴,家居更为芬芳,生活更为美好,健康更有保障,心情更为陶醉,一箭多雕的好事、美事,何乐而不为呢?

有了金银花的装扮、呵护,我不仅身体棒棒的,心花怒放,还有了学习的动力与浓厚的兴趣,后来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基于此,我感恩、讴歌金银花么?能不祝福父母么?能不慰藉乡愁么?瞧!无论回乡零距离地观赏金银花,凑近鼻子闻花香,泡上一壶金银花茶;还是在外久了会思念故乡的金银花,谈起金银花就眉飞色舞,把金银花写成诗文;或在电话里询问父母的健康及金银花的长势和花事……我都那么认真、投入、多愁善感。

转眼间,今又逢初夏,故乡的金银花一定又呈醉美之势吧?父母也一定期盼我能常回家看看。这不禁勾起了我的乡愁,还等什么?只吟诵着“金银赚进世人忙,花发金银满架香”、“金花白银蕊,翠萼自成笑”、“袅袅婷婷野蔓,风风火火山梁”等诗词佳句,去赴一场浪漫而热烈之花事,去重温儿时的旧梦,去享用血浓于水的亲情。

回忆录

原载《今日云龙》

## 儿时的 那些旧事

晏伯承



人老了,心却静不下来。儿时的那些陈年旧事常常萦绕在心头,抹不去,忘不了。

那时过苦日子时,肚子饿得呱呱叫。丫头们一天到黑不想别的,就看有什么东西可填饱肚子。收割稻子时,总会落下一些“禾线子”(稻穗)。这时,大人前脚刚走,丫头们就会立马跟上去。将拾到的禾线子用柴火一煨,就变成了热乎乎香喷喷的爆米花,用手拍打几下就往嘴里塞。几粒爆米花虽然塞牙缝都不够,但稚嫩的脸上却写满了获得感。

说起食物的诱惑,“黄大胆”偷红薯的故事还记忆犹新。生产队的红薯都种在山上,成熟时,红薯苑边的土壤被挤得鼓鼓的,用手一扒就能弄出一个大红薯来。为防止被偷,生产队会安排专人值守。隔壁邻居家一个外号“黄大胆”的伢子人如其名,胆子特别大。一次趁天黑时“作案”,不料被逮了个正着。生产队长要黄大胆写检讨并要处罚他,黄大胆不晓得写红薯的“薯”字,便在检讨书上画了个大大的红薯。队长看了后又好气又好笑。用手拍了拍黄大胆的头说:“黄大胆呀,你不但有胆还有才,红薯画得很像的。就凭这一点,咯回就不罚你了,下不为例!”黄大胆做贼心虚,一溜烟地跑回了家。

说起儿时的陈年旧事,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村前的那条小溪。那条溪名叫金鞭溪。这是一条如溪名一样充满诗情画意的小溪。据说它的发源地在美丽的仙女岭,下游连着株洲的建宁港。每年春夏季,溪边杨柳依依,树影婆娑,花香四溢,美不胜收。

金鞭溪水清澈、甘甜,可以当井水喝。小时候,丫头们常常结伴到溪里捞鱼虾,打水仗。捞出来的鱼虾或清蒸、或水煮、或油炸,味道透鲜的。拿到附近工厂去卖,还能换几个油盐钱。只可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溪水变黑变臭,鱼虾绝迹。用溪水浇菜时还会出现大面积的烂根烂叶造成绝收。溪边的村民还一个个鬼寻魇怪,因患上肺癌、肝癌等不治之症而丢了命。村里人亦由此对金鞭溪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

儿时的记忆是多彩的,有苦涩,有快乐,亦有甜蜜。邻居家有个叫红妹子的,长得精精致致,白白净净,且心肠好,嘴巴甜,会哄人,逗人喜爱。论年龄她比我大月份;论辈分她比我小一辈;但论亲缘关系却是八竿子也打不着。我俩从穿开裆裤玩起,天天形影不离。红妹子对我格外好,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常常偷偷塞给我;有什么好看的小人书会第一时间与我分享;晒谷坪里放露天电影,她会搬来一张长板凳叫我一坐。小时候,我们两家都养了猪,放学后书包一丢就要去扯猪草。

猪草以禾花草为主。这种草长在草丛中很难发现。红妹子眼睛尖,手脚麻利,常常没多久就整满了一篮子。这时,她会主动过来帮我的忙。记得有一次,我因参加学校的一项活动没时间扯猪草,红妹子竟将一大篮子的猪草送到我家。

这样的好事还演绎过多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与红妹从青涩懵懂,到情窦初开,再到两手相牵,越走越近,越走越亲,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演绎了一段现实版的“青梅竹马”的故事。

杂文

原载《文艺窗》

## 长旺

黄建林

长旺,最初应是“长望”,是因地势地貌而得名的村子。因为从船形翻过了作树坳,下坳走过长旺禁山,站在禁山出口的山坡上,抬眼一望,眼前豁然开朗,一眼可以看到山谷绵延十余里的沿潭去。两面青山逶迤,当中一条山谷清流蜿蜒,长望之景令人心旷神怡,情思飞扬。但是,山里人家都是靠耕田种土过日子的,不能像城里的士大夫们那样,有许多的清闲日子“长望”风景,吟风弄月,感山情水。所以,为了寄托山村人家的美好愿望,希望每一个日子都能兴旺发达,人们便改“长望”为“长旺”了。

长旺曾经是炎陵县船形乡的一个行政村,2016年撤销了,合并到了船形村。尽管村支书还是长旺人担任,但他已经是“船形村支部书记”了。长旺在船形乡有濒临消失的危险,把它记下来,也好让后人知道,曾经在船形乡有过那么一个行政村。

从禁山口出来,就是一大片梯田,梯田的上面山顶上是麻子坳生产队,也是长旺村的一个自然村庄。横过梯田中间的小路,下到河坎边木桥头,有几栋民房,是山里组。这里住着黄、叶几家人家。叶明玉家就住在这里。叶明玉曾经是船形公社的县劳模模范,一时名震船形。后来她还出任了长旺村的支部书记。

过了木桥,对河就是上屋和大田坳。以前的长旺村委会就设在大田坳。这两个地方地势比较平坦,是一个突出在河坎上的山包,所以居住的人家也就比较多,曾经的长旺小学也建在大田坳。

从上屋的村路出去,有一座陡峭的石山竖在面前,石山长满了古木、松树、枫树、荷树、榿树等等,葱葱郁郁,亭亭树立。这是长旺村的又一片“禁山”,自古以来就不允许人砍伐的,所以保存的古木十分养眼。过了这片禁山,沿河而上就是中棚、滑坑,往左手上山,就可以到达老虎岭山峰下面的雷家屋场、黄家屋场、廖家屋场、戴家屋场、刘家屋场、张家屋场和邱家屋场。还可以转折向西,到上桐坑、下桐坑那两个自然村落里去。

长旺的雷家是从船形墟分支过来的,他们还经常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互相走亲戚。黄家是从广东搬迁过来的,与船形墟的黄家、黄家坳的黄家连着远祖。叶家是雍正年间从广东搬迁过来立居的。戴家、廖家、刘家、张家、邱家还有唐家、江家、李家等姓氏是否都是直接从广东搬迁而至,那就尚待考证。长旺人口不多,四百几十号人口,但是人才不少。长旺并到船形,这些人物、这些山水又成为了船形村的骄傲,就更显得船形人杰地灵了。

记事本

原载涪口区《涪湘》

## 食堂老王

张盘龙

食堂王师傅前几天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不免有些哀伤。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王师傅是我三十多年前单位食堂的大师傅,大高个子,人精爽,又是本地人,做得一手好湘菜。王师傅是局长从乡政府带来的。局长进城之前,在王师傅老家当党委书记,听说王师傅会炒菜,又会做人,就把王师傅安排到乡政府食堂做事。王师傅这个人看人来看事,乡政府几个重要人物,部门负责人等下村回来晚了,赶不到饭点,王师傅就会重新炒菜,让领导们吃的满口生津,不发脾气。就是因为会做人,王师傅在乡政府做事的那几年,硬是把自己的六个兄弟姊妹全部从田里拉“上岸”,人人都参加了工作,并且全部是“铁饭碗”。书记上调县城当局长,又把王师傅带到了县城。

三十多年前,我大学才毕业,从河南调到湖南。因为那时是单身,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就餐,慢慢地与食堂王师傅就熟稔起来。那时,单位食堂还是烧煤。有一次食堂重新发煤火,王师傅用铁锹把煤炭送进灶膛内,呼呼燃烧的炭火窜出了灶膛,把王师傅的眉毛都烧掉了,半年以后,他的眉毛才有重新长了出来。为此,他还戴了半年的墨镜。单位只有十几个职工,中午时吃饭的人多,到了晚上,他们都会回家吃晚饭,晚餐就只有我和王师傅四、五个人。

那时午饭是打份子饭。菜多菜少,全凭王师傅一只勺子的手。王师傅勺子的手抖与不抖,菜多菜少就十分分明。一抖,菜勺内肉、鱼,就会顺势落下去,不抖,就会在勺内打转转。遇到他不顺眼的人,王师傅的手就是不抖,因为我从河南调来是有点“背景”的,王师傅早就听

说过,再加上我为人真挚豪爽,对王师傅的“口味”,因此,每次我打菜,王师傅的手就像抽筋一样,总是“抖”个不停。为此,总是引来同事们异样的眼光。为了我,王师傅做晚饭基本上不放什么辣椒,早上他还买来馒头包子之类的面食,这些,让我又有了重回家乡的感觉。为此,我与王师傅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过个节日王师傅安排到乡政府食堂做事,王师傅一个人悄悄地带猪肚子,泡上食盐,用劲揉搓,然后用温水冲洗多次。分完肉,王师傅毕恭毕敬的把拾掇好的猪肚子、扣肉、猪头子送到局长家里,羡慕得同事们干瞪眼。

几年前,我曾经回过原单位老食堂一次。那时,王师傅已经退休回家多年了,原单位已物是人非。听别人说,王师傅在家里也闲不住,又搞起了“农家乐”。三十几年前的单位老食堂,老食堂饭菜的味道,单身生活的味道,还有已经作古的王师傅,时不时闪现在我的记忆里。这些往事,就像天边的一朵云,一会飘到远方,一会,又从远方飘到了眼前。

杀死我的痛苦

现代诗

原载茶陵县《南浦潮》

## 雪(外四首)

玉珍

黑狗在雪中跋涉,腿很瘦  
细长地扎进纯洁  
眼仁无辜得像雪的幼年  
当它拔腿跑动,掌握着雪的轻盈  
仿佛尖锐在纸上弹琴  
后来吠了几声,声音被空旷吃了  
没有任何回音  
我的狗是单纯的,它走得很有耐心  
显得像雪的朋友  
当它回头,在一望无际的雪原  
那眼睛不仅是它身体的眼睛  
是在整个雪原的眼睛  
它眨动温热的天真  
朝虚空之白凝视

记着我,忘了我

记着我的作品而不是脸  
这张脸因时间而善变,因死亡终成白土  
记着我的善良而不是笑  
笑无法永恒,在不可靠的脸上  
笑还有孛生的哭  
记着我的好而不是坏脾气  
生而为人但因怒,愤青有如美土  
记着我的生命而不是消亡  
记着我鼎盛时淡泊的光  
那是星星,我在天上  
如果悲伤请忘了我  
爱比回忆重要,忘了我  
比记起我更有价值

奢侈

我找不到可以寄托的事物  
一些美过于空旷  
像我自己  
一些又过于陌生  
充满危险

有时我手上大把的糖果和鲜花  
不知该送往哪里  
我羸弱,孤僻而羞涩  
在大街上埋头走路

真悲哀啊这么多事物被浪费  
在我身上  
随时间速朽

我爱世界这老女人

我对世界充满好奇,这蒙着面纱的老女人,也许一脸雀斑的真相在巨大的黑眼圈中央,两粒比非洲更黑暗的葡萄,发出不耐烦的凶光但我更爱她身上自然的品质那森林般的头发和酒酣时带点方言的嚎叫,如果有爱吃辣椒的舌头和敢于直言的大嗓门我就更喜欢了女人的坦率,比男人的豪气更珍贵世界这成熟的老女人,说不上和我一样天真,她的眼泪会不会比黄果树瀑布干净我渴望跟她聊聊,谈谈她对宇宙的看法以及愤怒时的暴脾气谈谈被战火轰炸的久治不愈的疮疤——以及恐龙的消失和马克思的投胎情况世界,这沧桑的老女人我一直相信她的纯洁——也许地会说我不知道自己多老了但还是如此孩童与自恋,爱美是没有错的“我爱更爱人类”

杀死我的痛苦

这些诗脱俗于极端的活着  
它或许有些孤僻

我没有完整地相信过安逸  
从没有  
那些枝叶的命运就像我  
一万次顽固的信念用来验证  
是否存在永恒

如果道路总是顺利,我也不会放心  
有一些怀疑来自艰难的惯性  
伟大是危险的,杀死我的痛苦  
长出别的痛苦

好像飞驰的人生注射过麻醉  
它曾被天真饲养  
曾毁于盲目的魔睡

